

引领学生真正走进现代诗的世界

——四年级下册现代诗单元的知识挖掘与教学研究

王 漫 吕俐敏

摘要：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四年级下册编排了现代诗单元，要求“初步了解现代诗的一些特点”。从日常观课及课例研究中发现，许多教师对现代诗特点的认识不够准确深入。基于正确理解现代诗的特点，教师可以从形式、手法、形象、情感四个方面，对现代诗的文体知识进行深入挖掘，再基于知识研究实施比较、仿写、拓展等方面的教学策略，以实现本单元的教学目标，引领学生真正走进现代诗的世界。

关键词：现代诗；文体知识；小学现代诗单元

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（以下简称“统编教科书”）在不同年级分别编写了童话、神话、寓言、现代诗、小说等几个文体单元。之所以能称为文体，是因为一定有其共性；同时，各篇也有其个性，从而保证每个文体类别下作品的多样性与丰富性，保证这个文体本身的生机与活力。每种文体共性的知识，在教材中应该有所呈现，例如，四年级下册现代诗单元中，单元导语提出“初步了解现代诗的一些特点”。“一些特点”是哪些特点呢？本文将尝试进行现代诗单元的知识挖掘与教学研究。

一、现状：部分教师所认为的现代诗特点

一般而言，研究都要始于现状。倘若教师们的现代诗知识毫无问题，本文也失去了针对性。在日常

观课、研读名师课例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大部分教师都能从语言、形式、情感等方面注意到现代诗的特点，并能运用现代诗的文体知识来解读具体作品，不乏可圈点之处。但普遍的问题在于：第一，多位教师所总结的现代诗特点，是否真正有别于古代诗的特点？第二，这些特点及相应的教学目标，如何体现四年级应有的深度？

我们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，多位教师对现代诗特点的认识，有意或无意地受到闻一多关于现代诗论的核心内容的影响，即音乐美、绘画美和建筑美。闻一多的诗论更倾向古典主义，他认为现代诗的创作也应该遵循格律（新格律体），并将格律在诗歌中的作用分为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：听觉方面，反映为诗歌的音乐美（音节和韵脚的和谐）；

视觉方面，反映为诗歌的绘画美（辞藻力求美丽，富有色彩，讲究诗的视觉形象和直观性）和建筑美（从诗的整体外形看，节与节之间要匀称，行与行之间要均齐，要有整齐的感觉）^[1]。

我们应该意识到：闻一多的观点，只是现代诗论的一家之言，并不能揭示现代诗的全貌。现代诗人们在创作实践中，不断突破古典主义对格律的严格要求，甚而走上了“反古典主义美学”的道路。

反观统编教科书中的几首诗，我们发现：它们并不是现代诗“新格律体”的典型代表；而教师们在课例中所总结的现代诗特点（如画面美、情感美、意境美等），有些也没有凸显现代诗的特质，因为古典诗歌也如此。

二、挖掘：具体文本中的现代诗知识

挖掘“现代诗的特点”，我们首先应形成一种思维：任何事物的特点，都是在一定范围内，与同类事物相比较才能凸显。正如钱锺书《谈中国诗》一文开头所言：“什么是中国诗的一般印象呢？发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位外国读者，或者是位能欣赏外国诗的中国读者。一个只读中国诗的人决不会发生这个问题。”^{[2]532}因为在他们眼里，中国诗就是诗歌的全部。同理，了解现代诗的特点，往往需要与古诗比较。

另外，现代诗王国的成员众多、面容各异，我们不可能在四年级这一个单元，仅通过四首诗的学习就对现代诗的特点有一个全面认识，因此，本单元究竟要学哪些现代诗知识，应该从具体文本的特点出发。

（一）现代诗诗行排列的逻辑

冰心的《短诗三首》所表达的情感，单纯而清新，并不是学生理解的难点；而这三首诗的形式特点却有新颖之处。从修辞角度可发现：《繁星

（七一）》《繁星（一三一）》都使用了排比手法。

繁星（七一）	繁星（一三一）
月明的园中， 藤萝的叶下， 母亲的膝上。	哪一颗星没有光？ 哪一朵花没有香？ 哪一次我的思潮里 没有你波涛的清响？

《繁星（七一）》中的排比，是以方位词引领的、句式整齐；《繁星（一三一）》是以相同词语和句式“哪一……没有……？”作为提示语的排比。都是排比，为什么两首诗诗行的排列不同？即为什么第一首诗的三句，要逐句退格而不对齐呢？这是由排比的内部关系决定的。排比的各项之间有三种关系，并列、承接和递进^[3]。《繁星（七一）》是递进关系，视线从广角到聚焦，从大到小，由远及近，逐渐聚焦到“母亲的膝上”，退格排列呈阶梯状，有助于读者形成递进感受；而《繁星（一三一）》是并列关系：三个反问句构成类比的逻辑。至于“没有你波涛的清响？”的退格，是因为上一句还没结束，如果写在上一行，则上句过长；而换行也在提醒读者：此处要停顿，放慢语速，沉浸想象与回味。

可见，诗行的排列，有其表达意义的逻辑。逻辑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对诗歌的理解由感性走向理性，由单纯的感觉走向专业的鉴赏，在提高文学审美能力的同时提升思维品质。

诗行排列的特殊形式，在诗歌研究领域被称为“形趣诗”“图像诗”或者“具体诗”。这种诗歌，在形式上将图画与文字结合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，在古代就有了。中国古代的“形趣诗”主要形式有两种：绘图填文成诗，如盘中诗、酒壶诗、梅花形诗等；文字排列成诗，如三角诗、宝塔诗、龟形诗等。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，最早的

例子是公元9世纪的《阿拉蒂亚》(Aratea)手稿。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,拉伯雷的《巨人传》就用瓶子的形式组成了神瓶显示的神启。现代作家如鲁迅、胡适、郭沫若、徐志摩、冰心等,也都有过这类诗歌创作^[4]。而郭小川、贺敬之等的“楼梯诗”则主要受到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影响。

总之,研读诗行排列的形式及其意味,是走进现代诗的一把钥匙。

(二) 现代诗比喻的特点

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,如《礼记·学记》所言,“不学博依,不能安诗”,意为不懂比喻难以为诗。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也谈到了隐喻和诗歌创作的密切关系。可见,无论中西方,诗歌使用比喻是一个普遍现象。胡壮麟认为:“诗人和作家,他们多半具有非凡的想象力,他们在无穷事物中捕捉到的哪怕是一丝一缕的联系或感受,都很难用常规的语言表达,于是不得不把那些本来是不清晰的、原始的、隐喻的感受,直接用语言的隐喻表达。可见,没有隐喻,诗歌和一切文学创作将黯然无色。”^[5]

许多现代诗也沿袭了这个写作传统。《短诗三首》中,《繁星(一三一)》《繁星(一五九)》都使用了比喻手法,将大海的浪潮比作“我的思潮”,将“天上的风雨”比作“心中的风雨”。而艾青的《绿》,最大特点是通篇虚喻:除了开头“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”有个具体的喻体,全诗写绿,更注重心理感觉,比喻不是为了描绘事物的具体形象,而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,此之谓“以虚喻实”。

艾青这首《绿》,写于1979年2月23日的广东迎宾馆。作者在《我的创作生涯》中写道:“一九七九年二月至三月,我随一个访问团到广州、海南岛、湛江、上海。”^[6]写了《盆景》《拣贝》

《天涯海角》《神秘果》《珠江夜航》《盼望》等诗作。^[7]此前的艾青,在北大荒、新疆等地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,甚至在1972年因得不到及时救治,右眼完全失明,停止写作已经多年。

作者原先生活的北方二月,衰草枯杨,毫无生机,故而甫到广州,满眼青翠欲滴,便感觉“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”;各种不同层次的绿,在一位曾是画家的诗人笔下,自然能够表现得更为丰富,第二节中,便铺陈了各种绿色;第三节,用了一组排比的句式,又是铺陈!这是豪华汉赋的写法,用来渲染环境、气氛,整节诗充满了欣喜,流动着热情:柔软的春风,吹绿了大地;细密的春雨滋润万物,雨过之处,满眼绿意;流淌的河水,普照的暖阳……让生命更加勃发;第四节,所有的绿,拥挤、重叠,本是一种喧闹的感觉,但作者又说这些绿是“静静地交叉在一起”;第五节,一阵风吹来,这静静交叉的绿,又按着节拍飘动在一起……静景与动景、狂放与节律的结合,妙不可言。这些绿,感动了从北方春寒中赶来的作者,也温暖了当时的作者,于是写下了这首《绿》。

这首诗所用的比喻,具有强烈的主观心理色彩,正如统编教科书所言:“这首诗表现的‘绿’,是大自然的景象,更是诗人的感觉。”因此,本诗充分体现了现代诗的构思特点。与同单元内戴望舒的《在天晴了的时候》进行比较,我们会发现,后者写的也是春天的景象与感受,也写到了“山间移动的暗绿”,但是,明显后者写景更加具象。

(三) 现代诗中的形象

古诗中自然也不乏生动的“形象”,但因字数限制,往往以精当的“炼字”点到为止,不会详细铺陈(长篇叙事诗例外)。而现代诗因为没有字数限制,往往可以对形象渲染刻画。这个特点突出体现在《白桦》一诗中。

《白桦》是苏联诗人叶赛宁的作品。《白桦》一诗，除了统编教科书选择的顾蕴璞的译本，刘湛秋、王志刚、蓝曼等人也翻译过。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及翻译风格不同，我们读出的意味也不尽相同。以蓝曼的翻译为例：

洁白的白桦树，
站立在我的窗前，
披一身雪粉
好似银子镶嵌。

在那树枝上
挂着白雪一串串，
毛茸茸的枝条
白缨缨一片。

在沉睡的寂静里，
白桦伫立默然，
那金色的火焰
又把雪花点燃。

慵懒的朝霞，
偎在白桦的身边，
为白桦再次银镀，
全身更加皑皑耀眼。

这个译本中，白桦树是一位高大的男子形象，“站立”“伫立”“慵懒的朝霞，偎在白桦的身边”“全身更加皑皑耀眼”，如穿了银甲的卫士，连朝霞都依偎在白桦的身边，就像教学参考书说的“高大挺拔”。而在统编教科书使用的顾蕴璞译本中，白桦树是“玉立”的，玉立一般是亭亭玉立、形容少女。叶赛宁另外一首写白桦树的诗《绿色的秀发》中，更是运用拟人化手法全方位塑造了一位美丽、可爱、多情的少女形象。

关于《白桦》一诗中这棵桦树的形象，学术界的意见并不统一。有人认为在俄罗斯传统诗歌中，白桦树是少女柔美的意象，但叶赛宁的《白桦》表现为斗雪傲霜的俄罗斯力量的象征。^[8]也有学者认为《白桦》“在这首诗中，诗人运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，将雪中的一棵白桦，写得如此美丽动人”^[9]。这是将白桦树的意象归入小姑娘的意象中。

本文无意研究叶赛宁诗歌的意象系统，也无意研究俄罗斯诗歌中白桦树的意象传统，我们要学习的是：如何通过语言文字，准确感知诗句刻画的形象。

比如统编教科书译本中第一节“仿佛涂上银霜/披了一身雪花”，请问：雪花是喻体，还是实景？换言之，喻词“仿佛”只管到“涂上银霜”，还是管到“披上雪花”？如果“雪花”是喻体，那么这首诗无疑是以比喻整体构思的；如果只管到“涂上银霜”，那么此诗就是实写雪中的白桦树。对照蓝曼的译文“洁白的白桦树/站立在我的窗前/披一身雪粉/好似银子镶嵌”可知，顾译本中的“仿佛”只管本行。

第二节，“毛茸茸的枝头/雪绣的花边潇洒/串串花穗齐绽/洁白的流苏如画”，请问：白桦的花穗是白色如雪绣，还是被雪覆盖之后呈现白色？白桦树的树皮确实是白色，但它的花穗也是白色吗？此外，白桦树的花穗，冬天不落吗？查资料可知，白桦树的花穗，只能是绿色，只在春天绽放。对照蓝译本可知，这里的“串串花穗齐绽”，其实是白桦树披雪之后毛茸茸的枝条，“花穗”也是喻体。

第三节和第四节，“灿烂的金晖”是夕阳、朝阳还是灯光（“朦胧的寂静”是傍晚吗）？“银色的光华”又是什么时候？这些问题弄不清，整首诗的完整形象就难以建立。

有人认为，诗无达诂，这首诗整体读下来，觉得很美就够了，不必纠结“雪花”的虚实、景物的

时间。对此我们不敢苟同：读完此诗，如果连诗中的景象是否雪景都不明确，连白桦的形象是阳刚美还是阴柔美都含糊，如何进入审美情境呢？

（四）现代诗的情感

古人也吟咏风花雪月，也抒发亲情相思，类似情感在现代诗里有何不同？

一方面，现代诗人抒发感情，有时更加浓烈直白，不似古人倾向含蓄，郭沫若、闻一多、徐志摩等人的诗例比比皆是；更加突出主观感觉，不似古人寄情于实景，艾青的《绿》就是典型例子。另一方面，古人有古人的生活，反映古人生活的经典“意象”是梅兰竹菊，鸟兽虫鱼，州船车马等，寄托的情感是驰骋边塞、皈依田园、渴望功业、去国怀乡等；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生活，反映现代社会的经典“意象”，往往是工业时代、信息时代的产物，如地铁、手机、高楼、霓虹灯。古诗中常见的意象，在现代社会可能已荡然无存，但诗歌表达的情感是有相通之处的。

关于古今诗歌的情感，让我们再次回顾钱锺书《谈中国诗》的结尾：“中国诗并没有特别‘中国’的地方。中国诗只是诗，它该是诗，比它是‘中国的’更重要。……因此，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，会引导你回到本国诗。……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，人生不过是家居，出门，回家。我们一切情感、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，想找着一个人，一件事物，一处地位，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。”^{[2]538}在此意义上，现代诗的特点、现代人的情感，与古诗、古人并非绝缘。

三、现代诗单元的教学建议与设计

教学设计，既要有扎实的知识基础，又要有真切的学情基础。

本单元提出“初步了解现代诗的一些特点”，对于四年级学生来说，“初步了解”到什么程度？学生此前已经读过一些现代诗（包括儿童诗），如二年级下册的《祖先的摇篮》《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》，三年级上册的《听听，秋的声音》，三年级下册的《池子与河流》，四年级上册的《秋晚的江上》《花牛歌》等，应该对现代诗“形式灵活自由、句式长短不一”的特点很熟悉了；四年级下册现代诗单元的教学，如果仍停留于此，就难免幼稚。因此，本单元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思路，应在古诗、现代诗的比较中，进一步把握现代诗内在的特点。除了诗歌、散文教学中通常重视的朗读、想象、补白等策略，针对现代诗的特点，我们提出以下建议。

（一）比较：深入感知现代诗的特点

要想突出特点，最好的办法便是比较。根据前文对本单元四首诗的分析，教师在教学时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比较。

1. 形式比较

《繁星》三首的错行排列有什么不同？为何这样排列？先比较前两首：都是排比，为何诗行排列形式不同？

读懂前两首之后，再来设问：课文中的第三首诗，即《繁星（一五九）》，与第一首接近还是与第二首接近？

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，再次涉及思维方法的训练：作比较，要抓准比较点，明确是在什么意义、什么角度进行比较。分析可知，从内容角度看，第三首诗显然与第一首接近，都是怀念母爱，表达对母亲的依恋之情；从表达方式的角度看，此诗却与第二首接近，都是类比一比喻。基于此，可以再次让学生说说：第三首诗的诗行，为什么这样排列？

2. 手法比较

《绿》的诗意简单，但以虚喻实、突出主观感

受。读到第三节“刮的风是绿的/下的雨是绿的/流的水是绿的”，可以让学生联想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“绿遍山原白满川”，比较古今诗歌有何不同。《绿》和《在天晴了的时候》也适宜比较阅读：后者也是写春天的景象与感受，也写到“山间移动的暗绿”，与艾青笔下的“绿”有何不同呢？

3. 情感比较

同样是《绿》和《在天晴了的时候》的比较阅读，此时比较两位诗人面对春天的不同心境。前文述及艾青的创作背景和经历，有助于学生理解诗人为什么把笔触集中于主观感受，以及这种感受如此强烈的原因。

（二）仿写：进一步促进对现代诗的体味

冰心《繁星》中的小诗，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深刻影响，“小诗讲求凝练与侧重表现内心世界，在新诗的艺术探索历程中具有桥梁的意义。”^[10]冰心自序说：“一九一九年的冬夜，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《迷途之鸟》，冰仲和我说：‘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，不容易写成篇段么？其实也可以这样收集起来。’从那时起，我有时就记在一个小本子里。”^[11]可见其形成是记录那些迸发的灵感。在单元学习中，教师不妨把作者的创作心路告诉学生，邀请学生动笔写下自己零碎的思想，也许就成了自己的诗集《火花》《浪花》《雏菊花》……学生还可以读一读日本作家松尾芭蕉的俳句和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，因为在现代文学史上，正是郑振铎等现代文学家最早译介了这些作品，才使得这种一行至四行的“小诗”流行起来。在单元教学中，教师适量补充一点文学史发展的脉络，回到作家创作的心路上，引领学生体会诗歌创作并不神秘。

现当代诗人们有很多重视诗歌形式的表达，可以分享给学生，教师可以拓展“宝塔诗”“楼梯诗”

等材料，引导学生创作或改写。学生还可以试着把一篇小散文、一首散文诗、一段话改写成诗行的形式，再通过朗读，感受分行带来的不同。

学生读到的诗歌不同，仿写的路径也不同。统编教科书选编的诗歌，除了《繁星》适合仿写，其他诗作的仿写有难度，但是大量的儿童诗是可以仿写的。教师可以提示若干仿写或创作的路径，这里说到的每种路径，都需要借助具体诗作给学生示范、铺路。

（三）拓展阅读：促进能力迁移

现代诗歌的学习，同其他文体单元的学习一样，仅凭几篇课文是不够的，还需要以略读、自读的形式大量拓展。现代诗单元的教学，应从真正的单元教学目标（引领学生走进现代诗的世界）出发，而不是仅仅完成统编教科书中四首诗的教学，就必须引入丰富的诗歌，开阔学生的视野。

拓展阅读的方向：其一，充满童趣和想象力的儿童诗，如当代小诗人姜二嫚的诗，诗人王小妮编选的诗集《给孩子们的诗》；其二，富有哲理耐人回味的中外短诗，如卞之琳的《断章》、鲁藜的《泥土》、聂鲁达的《统一》等；其三，突出现代人生活及情感的诗。

上文曾谈到，统编教科书选编的四首现代诗，没有特别着意“现代人”不同于古人的情感、现代诗不同于古诗的意象，因此，教师不妨在单元教学中，引导学生阅读更多充满当代生活意象、抒发当代人情感的诗歌，比如土耳其诗人贾希特·塔朗吉的《火车》（余光中译），甚至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诗……总之，多方向拓展阅读，才能使学生更充分地感知现代诗的样貌，享受真正的诗教：生活处处皆可为诗，只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，有一颗愿意感受的心灵。

也许有教师担心：拓展这么多，哪有时间？我

们认为,第一,相对于有些文体(如神话、小说)的拓展耗时较长,诗歌单元的拓展,因篇幅短小而方便得多。第二,推介给学生的课外诗歌,无须过多解释。诗无达诂,好诗更是咀嚼不尽,学生读得似懂非懂也没关系。重要的是:让学生尽早、尽可能多地接触一些优秀的现代诗,或许就在不经意的一瞬间,某个学生被某一首诗打动,留下终身难忘的心灵印记。

本单元的综合性学习“轻叩诗歌大门”,具有重要意义,值得教师引导学生投入时间、认真实践。单元整体任务可以设计为:合作/独立编写小诗集;举办诗歌朗诵会、诗歌创作展;搜集外国诗歌的不同译本(甚至找来可以读懂的外文原作),编入诗集并进行鉴别比较,选择一个常见意象(如月亮)或母题(如亲情),搜集古今中外的诗歌并比较,在诗歌朗诵会上请不同学生朗诵,感受不同韵味,等等。

本文通过对统编教科书中现代诗单元具体作品的研读,试图揭示现代诗的某些共性知识以及个性特点。单元教学设计要以相应的语文课程知识为基础,学生的读写实践活动,本质是对知识的灵活运用。就文体单元而言,教师只有基于文本解读、深入领会文体特点、准确把握文体知识,才能更好地驾驭文体单元,设计出高质量的学习活动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闻一多.闻一多论新诗[M].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1985:81-87.
- [2] 钱锺书.钱锺书散文[M].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1997.
- [3] 王希杰.汉语修辞学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4:280.
- [4] 阿青.形趣诗简说(三)[J].百科知识,2020(5):77.
- [5] 胡壮麟.认知隐喻学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20:272.
- [6] 艾青.艾青选集:第1卷[M].成都:四川文艺出版社,1986:9.
- [7] 艾青.艾青抒情诗选[M].北京: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,1983:150.
- [8] 张伟,杨景.叶赛宁诗歌的自然主题与人生悲剧[J].河北经贸大学学报(综合版),2020(2):46.
- [9] 史东娜.叶赛宁诗歌中的白桦意象[J].北方工业大学学报.2015(4):78.
- [10] 朱栋霖.中国现代文学史:1917—1997(上册)[M].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9:78-79.
- [11] 冰心.繁星·春水[M].北京: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2016:3.

(作者王漫、吕俐敏系北京教育学院人文与外语教育学院副教授。)

(责任编辑:穆建亚)